

新世说

在一次慈善晚会演出时,压轴的歌星因堵车未能及时赶到,导演一时手足无措,情急之下请相声演员岳云鹏、孙越救场。原本12分钟的相声节目,两位演员通过与现场明星的戏谑互动、插科打诨,即兴改编《五环之歌》,硬是将节目撑到了29分钟,直至那位歌星顺利登台。一场本可能沦为演出事故的危机,因相声演员的机智发挥,反而赢得满堂喝彩。

救场不仅需要机敏灵活的反应,更离不开渊博的才学。历史上不乏此类神来之笔。相传乾隆皇帝与几位大臣在御花园散步,

救场见善意

□彭耕耘

行至一亭前,乾隆忽然发问:“此亭何名?”和坤一时语塞,不知如何作答,乾隆面露不悦。一旁的纪晓岚见状,从容接话道:“皇上,此乃‘留步亭’。”乾隆追问缘由,纪晓岚答:“皇上驾临此处,微臣们自当停下脚步,聆听圣训,故称‘留步亭’。”乾隆闻言展颜笑道:“好,便叫它‘留步亭’。”纪晓岚的救场,巧妙化解了和坤的尴尬,而这脱口而出的机变,正是其数十年学识积淀的自然流露。

春秋时期,齐景公因烛邹不慎放走自己心爱的鸟,勃然大怒,借酒拔剑欲杀烛邹。在场官员面对雷霆之怒,皆不敢

劝解。宰相晏子立刻起身,恭敬说道:“大王息怒!此人确实该杀,不如让我先列清他的罪状再行刑,免得旁人觉得您失了公允。其罪有三:一是为大王养鸟却让鸟逃逸,二是因一只鸟让大王动怒杀人,三是此事传扬出去,会让天下人认为君主重鸟轻士,损害您的声望。”晏子一番话,让齐景公的酒醒了一半,顺势扔下宝剑,借台阶收场。晏子的救场,不仅保全了君王的体面,更救下烛邹一命。

救场还能“救”出传世佳作。清代盐商程雪门设宴款待新任两淮盐务道铁保珊,特邀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金农等名流作陪。酒过三巡,铁保珊提议行“飞红令”,要求众人吟诵含“飞”“红”二字的诗词。轮到程雪门时,他搜索枯肠不得要领,情急之下脱口而出:“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此

言一出,满座哗然。尴尬至极时,金农朗声道:“诸位莫吵,雪翁此诗有出处,乃元人咏平山堂之作——‘廿四桥边廿四风,凭栏犹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渡,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’”话音落下,柳絮之红有了合理诠释,不仅保全了程雪门的面子,更维护了宴席的和谐氛围。次日,盐商特地送上千两银子以表谢意。这则趣事被收录在清人笔记《香饮楼宾谈》中,成为文化史上有名的救场佳话。

救场的成功,离不开才情与机变,更需要心存善意。与那些幸灾乐祸、等着看人出丑的心态不同,救场者的初衷是保全对方颜面、弥补漏洞、寻找台阶,让事情圆满收场,而非恃才逞能、抢人风头,更不是落井下石、公开嘲讽,将扯漏越捅越大。纪晓岚的救场,化解了同僚的尴尬;晏子的救场,从险境中救下无辜人命;金农的救场,挽回了朋友的面子。这些救场故事之所以值得品味,不仅在于其中的才情与机变,更在于那份藏在智慧背后、温暖人心的善意。

麻辣烫

一方菜园的牵绊

□洪天平

我们一行登山时,路上生出一段小插曲。

老伴为了腾出女儿小车的车位,自己骑摩托车上山。不巧在一处斜坡摔了一跤,膝盖骨折折。

后来到医院拍片、做CT,诊断为骨折而筋腱未断。老伴笑说,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只是医生再三叮嘱,需用夹板固定膝盖,辅以轮椅、拐杖,头一两个月家人要悉心照料,万万不可大意。

我安慰老伴,说这已是天大的“恩赐”。不必手术,免受皮肉开刀之苦,还能安坐屋内读书、刷手机,也算一点补偿。

话说得轻松,接踵而来的家务却不是动动嘴就能应付的。一日三餐、洗衣拖地、迎来送往,虽谈不上一地鸡毛,也忙得我晕头转向。

这还算是寻常,谁知后面还有更棘手的事。只听老伴温柔吩咐:“楼上的小菜园,从今天起交给你来打理。”我便知重任落到肩上,只能应下,别无选择。

我家菜园不大,分在五楼、六楼两个露台,下层面积大些,顶层略小。平日多是老伴一人照料,我只在搬重物时搭把手。其余时候,总爱背手踱步,在园子里作沉思模样,顺带欣赏这一方“园

里乾坤”。

这下可好,打理菜园的活儿一下子全压到我身上。女儿常回来探望,周末尽量抽空帮忙。每次临走都不忘叮嘱:顶楼的花草瓜菜由它去吧,枯了黄了都无妨,日后想种可以再种;爬上爬下的,不值得,更要当心老胳膊老腿。

起初几天尚且安稳,没过多久,交给我的园子渐渐显出颓势,满地青黄不接、枯枝败叶。道理我懂,无非缺水少肥、泥土板结、杂草丛生。

我也犯愁,正所谓“做娘娘易,做丫难养”。平日里看着轻松的活儿,落到自己头上竟一筹莫展。最让我诧异的是,往日天天在园子里盘旋飞舞的蜂蝶,仿佛相约离去,悄无踪迹。想来也是,没有花,谁愿意来呢!

这时,我只好静下心来打量眼前园景:草木虽萎靡,却没有彻底荒芜;叶片虽泛黄,却尚未破败。“直木成材,弯木成景”,各类植物各安其位,整体的“绿植骨架”尚在。自然而然,接下来的养护,我责无旁贷。

尤其让我意外的是,顶层原本打算

放任不管,任其自生自灭。哪知一天清晨上楼察看,一股怜惜之情油然而生。

虽多日无水无肥,只靠天赐阳光雨露,它们竟这般争气、不甘沉沦。我一一细看:大浴盆里的枸杞,瓷盆中的紫苏与芦荟,小瓦缸内的洋葱、韭菜,看似无精打采,却依旧昂首。只有几株茄子实在撑不住,耷拉着脑袋,勉强维持那一点“尊严”。

这件事之后,我心中生出一点感悟:草木并非冰冷无情,楼上这些瓜果蔬菜,长年累月陪伴老伴,仿佛与她生出默契,结下不解之缘,眼下不过是主人临时休养,按下了生长的“暂停键”。

果不其然,一个礼拜过去,半个月过去,日子更久些,我清晰看见五楼通往六楼的梯口,既能遮阴又有露水,几从丝瓜依旧恣意疯长,还挂出几条长长的绿瓜,在微风里轻轻晃动,弯弯的卷须依旧风情依依。

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。草木若拟人,更似有情。主人暂缺席,我来补位。没有

尺牍情深

□郑梦如

叮嘱母亲切勿操劳过度,每晚十分钟前务必休息。信的后半部分是专门写给我的,他夸赞我信件语语通顺、字迹工整,同时细心指出了我的诸多不足:书信称呼需顶格书写,祝愿语“祝您”要另起一行空两格书写……还点出文中错别字,“争钱”应为“挣钱”,“建康”应为“健康”。

自此以后,每次写完信,我都会反复通读、仔细修改,再投递出去。父亲每每收到信,都夸赞我的文笔一次比一次好,字迹也一次比一次端正。

父亲常引用《增广贤文》与经典诗词勉励我们勤学立志,诸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等等,每每读来,都让我内心激荡、备受鼓舞。

后来,父亲调至双人供销点工作。有一年春节前夕,他写信告知家人,打算让同事返乡过年,自己值守岗位,正月初六再回

家团聚。除夕,阖家团圆,唯独父亲缺席,心中满是遗憾与牵挂。彼时我深知父亲习得一手接骨绝技,心生一念,便提笔给父亲写信,谎称母亲近日摔伤了手,就医过后仍时常疼痛,希望他能回来为母亲复查一番。

长年与父亲、兄长书信往来,日积月累,我慢慢摸索出了写信的门道与技巧。

升入初中后,常有街坊邻里收到侨批,请我代写家书。侨批行文多用半文言体,讲究礼数周全、措辞委婉,回复起来,难度远高于普通家书。为了写好回批,我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《侨眷新尺牍》,书中收录了各类侨信范本、标准称谓与行文规范。我时常翻阅研读,逐渐掌握了章法。写给海外双亲的信件,开头多为“双亲大人膝下:接读手谕,欣慰大人福体康强,儿等均欣慰雀跃……”结尾则以“专此禀告,叩请金安”收尾。偶尔行文遇阻、思路

梦境。它身形变得修长扁阔,鳞片厚实硕大,鳞框的金色愈发明艳耀眼,规整得如同画笔细细描摹。游动之时,金色光泽在水中缓缓漾开,泛起绸缎般的柔光,十分养眼。尾鳍、腹鳍色彩渐变,颇具美感;鳃盖罩着浅金色,明媚典雅。最引人注目的,是嘴角一对粗短鱼须,随水波轻轻颤动,平添灵动威仪,难怪古人将它与传说中的龙联系在一起。

每日,金龙从容优雅、不疾不徐,在专属领地昂首游弋,脊背挺直,胸鳍轻划,尾鳍舒展如精致羽扇。一游一摆间自带雍容贵气,像巡游领域的君王。忙完家务,我总要驻足观赏。爱看它大眼睛缓缓转动,目光沉静笃定;爱看它飘逸曼妙的身姿,令人心生欢喜;爱看它不急不躁的游姿,让人松弛安宁。先生夜晚加班疲惫,也爱斜靠沙发静静凝望。一尾金龙,恰似一位无言密友,无需言语,便能承接所有疲惫与烦忧。都说鱼只有七秒记忆,可我发现,只要我靠近鱼缸,它便摆动鱼鳍,快速向我游来,嘴巴一张一合,鱼须轻轻颤动,仿佛在说:“你来啦!”我把手

耀眼的光华,自有温馨底色。这一切,称得上场动人的逆袭。

经此一事,我生出许多感触,脑海甚至浮现“他朝若是同淋雪,此生也算共白头。”我羡慕老伴,也由衷佩服她。这并非我刻意夸大,而是一番反思:同在一个屋檐下,共度漫长岁月,她能坚持,为何我不能?

为宽慰老伴养伤期间的烦闷,也为答谢亲朋好友的关心,我以老伴的名义,写了一首打油诗:动骨伤筋逾百天,好吃懒做磨悠闲。亲朋慰藉常相伴,家人呵护问淡咸。莫道草木无情义,孰知拐杖最成全。此时赠君一句话,心中感恩何须言。

诚然,楼上那一方不起眼的菜园,更令我感慨万千。草木不离不弃的坚守,不至于让我泪眼滂沱,却着实令人动容。谢谢你,小菜园!

碎碎念



(CFP 图)

卡顿,我便翻阅书籍参考,难题总能迎刃而解。

后来我进入煤矿,成为一名井下工人。因每日洗澡,耳朵反复进水,患上了中耳炎,身体难以适配井下作业,医生建议我调换岗位。我当即以信陈情,说明自己曾担任民办教师,具备教学经验,恳请酌情调整工种。彼时矿井小学恰好缺代课老师,无人愿意任职,我被调至矿井小学,成为一名教师。

如今,通讯便捷,遇事只需拿起手机,打电话、发微信便可瞬间通达,手写信早已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可那些提笔写信、盼信读信的旧日时光,那些笔墨温情与岁月故事,依旧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,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。

六十多年前,我读小学三年级。父亲调往离家近百公里的单人供销点工作,大哥在外读大学,二哥就读高中,课业繁忙。母亲不识字,家中写信的事,便常常托付给我。

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给父亲写信的内容:“父亲:您好!白天顾客多,您要注意保护眼睛;晚上关好门窗,谨防小偷。山区水冷,您可以多炒点生姜拌青菜吃。母亲近来缝纫活计增多,每月能挣二十多元。您在外一定要三餐吃饱,照顾好自己……”写完后,我逐字逐句念给母亲听,母亲听罢,点头说可以。

不久,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。他在信中说,自己工作生活一切安好,山区的乡亲淳朴善良,闲暇时还会义务帮村民接骨理疗。眼看年关将至,母亲缝纫活繁重,他

过背金龙成团宠

□蔡育姬

先生格外喜爱小动物。在永宁老家住自建房时,楼下养猫、养狗、养兔子,楼顶搭鸽棚养鸽子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,热闹有趣。后来迁居城里公寓,空间受限,他便专心养鱼,看成群小鱼在缸里嬉游。直到有一天,朋友送来一口两米多长的大鱼缸,安置在办公室一角,他终于如愿,养起心心念念的金龙鱼。

小金龙初入缸时,不到二十厘米长,淡淡的蓝底鱼鳞,泛着珊瑚粉光泽,鳞框晕开一圈浅浅的金色。先生告诉我,这是“过背金龙”,是金龙鱼里血统高贵、品相上乘的品种。我好奇地趴在缸壁细看,浅金色鳞片自尾部延伸,每片鳞上生有小圆点,连成一线越过脊背,整条弧线流畅优美,瞬间读懂“过背”之名的由来。

小小的金龙置身阔大鱼缸,像一片树叶在水中浮荡,略显冷清孤寂。我们便买了几尾鹦鹉鱼与它相伴。鹦鹉鱼红得热烈,是水族箱里“游动的火焰”,自带喜悦,原希望冲淡缸里的寂寥,然而这份自作主张,险些酿成祸事。鹦鹉鱼生性活泼,好似顽童,总爱成群绕着金龙追逐嬉闹,一刻不停。起初金龙尚且

从容淡定,后来被扰得恼怒,转头追咬鹦鹉鱼。鹦鹉鱼四散奔逃,有的撞伤,有的被咬破鱼身。

后来才知晓,金龙鱼号称“水中君王”,是古老的原始淡水鱼,早在石炭纪便已生存在地球上,堪称鱼类“活化石”。它天性矜贵沉稳,习惯独栖一缸,容不下过于闹腾的鹦鹉鱼。我们只好把鹦鹉鱼移至另一口缸,让金龙独享一方水域。

自从养了金龙鱼,先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鱼奴”。为让金龙健康出彩,他上网查阅养护要点,逢人请教养鱼经验。金龙偏爱洁净水质,他便定期洗缸、科学换水;它挑食挑剔,他便变着花样投喂:活鱼、虾仁、面包虫、大麦虫、泥鳅苗。夏天怕水温过高,开空调降温;冬天担心受寒,用加热棒恒温,照料得极尽周全。每到盛夏高温时节,金龙食欲大减,常常停食,甚至数月不进食。为此先生寝食难安,我时常调侃他:对鱼比对我还上心。

话虽有趣,随着小金龙日渐长大,模样愈发好看,我也慢慢被它吸引。先生在缸内装上暖色氛围灯,灯光缓缓洒落,缸中暖意幽幽,如梦似幻,金龙仿佛穿行于



成熟不是指年龄,而是能安放情绪的能力。



独轮车

□曾耀聪

独轮车,曾是扎根家乡土地最倔强的脊梁。它构造极简,通体由硬木打造,就连滚动的车轮亦是原木所制。为经久耐磨,轮缘常会箍上一圈裁剪下来的旧轮胎橡胶,如同为这朴拙的器物,系上一道粗糙坚韧的护身符。

推独轮车,是气力与巧劲的相融相济。双手握紧车把,周身力道浑然一体。尤其行驶在蜿蜒田埂、山间羊肠小道,分毫失衡,便会人仰车翻。车轮碾过泥土,一路“吱呀……吱呀”作响,迟缓而执拗,仿佛大地发出沉郁悠长的叹息。

后来新式独轮车应运而生,木轮换成充气橡胶轮,推行更为省力,载重也大大增加。可在我心底,那吱呀震颤的木轮,才是独轮车的魂魄。外婆家便留存着一辆。儿时,表哥推车,我稳坐车架一侧,一路晃晃悠悠,目送阡陌田畴徐徐后退,心中满是意气风发。路旁没有代步工具的玩伴投来艳羡目光,那是童年最清甜的欢喜。我们也曾推着空车在晒谷场追逐嬉闹,或是帮外婆运送瓜果蔬菜。彼时,它是懵懂年华里,萦绕着草木清香的亲密玩伴。

然而记忆深处,还有另一幅截然不同、震撼人心的画面。

一群山乡硬汉,靠着独轮车与艰苦的命运奋力抗争。上下学的山道上,我常常与他们相逢。独轮车便是他们谋生唯一的依靠,日复一日从深山运载沉重石材。酷暑寒冬,不少人赤膊劳作,肌肤被烈日灼晒,寒风侵蚀成古铜色,常年覆着一层难以洗净的粉粒。长久负重压弯了腰背,身躯如同一张紧绷的长弓。最令人揪心的,便是他们跋涉在陡峭的盘山小径。山路狭窄,仅容一车通行,一旁便是幽深沟壑。

他们青筋虬结的双手紧紧攥住车把与木制刹车,每一步落下,浑身肌肉都在微微震颤,车身随着起伏山势左右摇晃,推车人顺势扭动身躯,以精妙的平衡之力,抗衡着向下拉扯的重力。这早已不止行路,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之舞,步步维艰,如同在刀锋之上缓缓前行。汗水顺着隆起的脊背不断流淌,滴落路面,晕开深色印记,转瞬间被滚动的木轮碾入尘土。车轮往复,在山野大地刻下一道道深邃绵长的辙印。

山脚下集镇坚固的石屋,敦实的石桥,便是伴着不绝于耳的吱呀声响,依靠一块块石料垒筑而成。我时常暗想,石缝之间填塞的不只是灰浆,还有洒落一路咸涩的汗水;冰冷石材的肌理之中,依旧封存着烈日风霜,以及推车汉子们沉在心底的喘息。

而今故土乡间,独轮车早已近乎绝迹。有的静静倚在老屋墙角,蒙满尘埃;有的被移入展馆,成为乡土民俗展品。作为运输工具,它的使命已然落幕。宽阔柏油路四通八达,货车呼啸往来,时代变得迅捷轻快。

但独轮车永远不会只是一件陈列物。故乡的独轮车纵然木料腐朽,那“吱呀”声响却久久不散,融入故土每一寸大地,嵌进石屋墙基,深深烙印在所有亲眼见过它鼎盛岁月之人的心底。

它承载过的,从来不止柴薪、瓜果与石材。它推着清贫岁月,驮着群山之重,托举着一代人不屈的脊梁,在生活的险途之上艰难前行。

深深的车辙,刻印在旧日山道,也镌刻在一个时代的记忆里。它时时提醒着当下步履从容的人们:如今坦荡平坦的前路,源自往昔吱呀轮声中,无数人拼尽全力守住的平衡与坚持。



不在乎

小冬带女友回家过年,临走前,小冬妈装了几袋鸡肉,坚持要他们带回去。

女朋友很感动,说:“养鸡不容易,您留着自己吃吧。”

小冬妈打趣道:“我养了二十多年的‘猪’都跟你走了,还在乎这点鸡肉?”

句尾加个“呢”

女儿问爸爸:“在每句话的后面都加一个‘呢’字,是不是显得很可爱、很萌?比如‘好呢’‘我快到了呢’。”爸爸想了想,说:“不一定。”

女儿问为啥,爸爸说:“因为你妈妈经常质问我‘钱呢’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萌宠记